

JIANKANG SHEN

# 健康神 站起来

人体历险记



● 这是一部以人体为背景，全面展现健康与疾病激烈斗争的科普童话

● 这是一部当代儿童文学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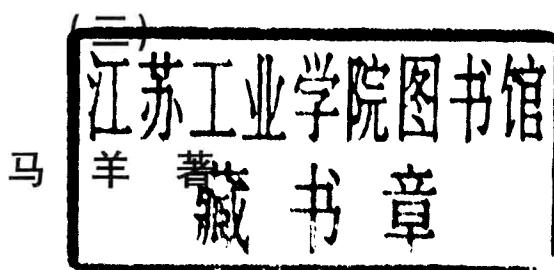
马羊 ◎著



大象文库出版社

# 健 康 神， 站 起 来！

——人体历险记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 60. 孤独者

赖巴刚一被病精灵围住，康康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心想，要是病精灵强行搜查赖巴的口袋可就糟了。于是，他趁赖巴指手划脚地跟病精灵们瞎白话的时候悄悄钻出来，翻身滚到半空中，就在快要落地的一瞬间，一把抓住赖巴的鞋带，荡悠几下，爬上赖巴的皮鞋。他本想钻到赖巴的裤筒里藏身，可病精灵们偏偏在这个时候动手了，赖巴一边大喊“冤枉”一边乱跺乱踢，把他颠起多高，叽哩咕噜滚落到地上。紧接着就乱了套——一大堆臭皮鞋“噗叽，噗叽”在他头上乱跺，踩得他透不过气来，只好夺路而逃，等跑进一片草丛里再回头看，赖巴已经被捆结实，让病精灵们连推带搡地押上汽艇，一溜烟地开走了。

康康这下可急坏了，他跑到河边，掏出海蚌公主给他的贝壳放进水里。

“哟贝壳！贝壳！快追上那只船！”他央求着。

贝壳在水中滴溜溜转了一圈，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漂去。可是他们毕竟太小了，而且连一支船桨也没有，怎么能追得上机器推动的汽艇呢？所以，没过多久那只船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赖巴！”康康站在贝壳上大喊，“赖巴！……克斯！……你们在哪里？”想到这两个最最忠实可靠的朋友全都离开了自己，康康顿时陷入冷冰冰的孤独之中。所有的人都害怕孤独，甭管他有多么勇敢、多么强大，一旦他身边没有了朋友，没有亲人，他也像失去阳光和空气的树木一样……此时此刻，康康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害怕，他难过得要命，便趴在贝壳上“呜呜”地哭起来。

哭了一会儿，恍恍忽忽又听见有马达声，他抬起头，才发现不知不觉已经漂泊到一条街上。只见河岸两旁全是参天大树，每棵树下都有一座房子，五颜六色的屋顶形态各异，有的像塔尖，有的像蘑菇，有的像面包，还有的像灯罩……房屋门前挂着形形色色的招牌：时装店、理发屋、面包房、饭馆，应有尽有，却原来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只是街上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行人……抬头看，只见浓密的树冠交汇在一起，遮天蔽日，枝叶间仍然挂满奇奇怪怪的巨大果实。

“哇，爸爸的肝脏里原来是这个样子！”他自言自语着。听听身后，马达声越来越近了，转念一想：与其自己孤零零地在水上漂，倒不如搭上一条船走，管它去什么地方呢？至少沿途可以打探一下情况。想到此，他就站起来手搭凉篷朝后面观望。工夫不大，两条病精灵的巡逻艇出现在河面上，康康振作起精神，等船来到近前时说：“贝壳，靠上去！”

贝壳便迎着浪头往船上靠，可是对方的船太大、浪太猛，



贝壳像一片轻飘飘的树叶在浪上打着旋儿，刚冲上去又被推出来，连着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成功。

康康正在懊丧，忽听后面又有马达声，扭脸看，见远处又出现了几条船影。小家伙心想：这回可不能再失败了……左右看看，发现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桥，立刻又有了主意，急忙说：“贝壳！快靠岸！我要到桥上去！”

## 61. 不自由，毋宁死！

不等贝壳在岸边停稳，康康便霍地跳上岸，分开草丛，爬上卵石铺成的人行道，撒腿往桥上跑。这段路要是在一个正常人，顶多七八步就到了，可康康是个小不点，要想及时赶到，就必须来个二百米冲刺。等他气喘吁吁地跑上桥头时，船也正好开到桥底下。原来这是一支运输船队，共有五条船，船上全是划船的民夫，在船头和船尾站着不少病精灵，口中不住地叫骂：“快划！你们这些贱骨头！”

康康一看见老百姓，真好像迷路的孩子看见妈妈那么亲，心里顿时热乎乎的。而且，他几乎立刻相中了一个眼睛大得像克斯、鼻子大得像自己、下巴颏大得像赖巴的汉子，说声：“就



是他了！”纵身一跃，凭着直觉在空中划出一条精确的抛物线，“啪嗒”一下，落在那个人的大扇风耳朵上。

“啊……”那人惊叫一声，浑身直打哆嗦。

“嘘——别喊！别喊！”康康扒住那人的耳朵小声说。

“谁？……谁在跟我说话？”

“你小声一点儿好不好？”康康说，“千万别让病精灵发现！”

“啪！”一鞭子抽过来，那人脸上立刻鼓起一道血痕。“快划！”病精灵喊。

“喂，你到底是谁呀？”那人等病精灵走远了才小声问。

“我是康康。我需要你的帮助。”

“什……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真是康康。我的好朋友赖巴和克斯都被病精灵抓走了，所以我才来找你。先生，你愿意给我帮忙吗？”

“哟！天哪……”那人一听，把大嘴一咧，眼泪禁不住“哗哗”地直往外流。

“对不起……如果你要是害怕，我就不打扰了。”康康赶紧说，就要离开。

“别走，康康！”那人急忙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家被烧光了，爸爸、妈妈、老婆、孩子全没了下落，我还怕什么呢？只是现在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恐怕帮不了你的忙……”

康康一看，可不是，船上所有的民夫都戴着沉重的脚镣，



不禁一阵难过。心地善良的他最见不得别人受苦，这时竟忘记了自己也需要帮助，对那人说：“请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你逃走！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

“去血浆蛋白仓库。”那人说，“病精灵正在把我们的蛋白质加工成它们需要的粮食，强迫我们运到前线去。”

“原来是这样……”康康恨得牙根直痒痒，“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

“啪！”又是一鞭子抽过来，“你在干什么？！”那个病精灵嚷道，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快划！快！”

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赶紧低下头用力划桨。

“坏蛋！早晚咱们把它收拾了！”康康说，“这家伙叫什么？”

“它？它叫就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叹了口气说。

血浆蛋白仓库像一座体育场，河流从宽大的人口直通进去，进进出出的船只十分繁忙。当这支船队开进大门时，康康看见两边的码头上堆满了麻包垛，许多人正在病精灵的驱赶下把装满食品的麻袋往停靠在岸边的船上扛。

船队靠岸了，病精灵们再次挥动鞭子，“快！快去运粮食！”它们吼叫着，人们都低着头，一个挨一个地走上岸。然后他们驮起沉重的大麻袋吃力地往回走，稍一迟缓就会挨上几皮鞭。“懒鬼！快走！”病精灵们像骂牲口似的任意侮辱着他们，那景



象真令人惨不忍睹。

“咱们应该想办法先躲起来。”康康建议说。

“哦，康康，那很危险……”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边跟着队伍走边说。

“嘿！你磨蹭什么？！”一个病精灵军官喊，“快过来！”

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忽然站住说，“长官，我想上厕所……我憋不住了……”

“胡说八道！这是什么时候？你竟敢上厕所！”那个叫就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的家伙说着，举起鞭子又要打。

“长官，我也想上厕所。”跟在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身后的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忽然也开口了，“总不能让我们拉在裤子里吧？弄脏了粮食，对你们疾病帝国的太君们也大大的不利呀……”

“他说得有道理。”病精灵军官点点头，然后冲就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一扬下巴：“你去看着他们！限三分钟，过时枪毙！”

“是！长官！”就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撅起嘴说，“算我倒霉。走吧。”

就这样，就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满肚子不高兴地押着两个奴隶来到远离货场的地方，对他们说：“快进去！贱骨头！只限三分钟！”

“是！是！”两个奴隶答应着，钻到一堆箱子后面去了。

“嘿，咱们怎么干？”刚一躲开病精灵的视线络腮胡子就急



切地问。

“什么怎么干？”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心里一惊，回头看看络腮胡子，“你在说什么呀？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先生？”

“别再装了，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先生！”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说，“我全都看见了！康康落在你的耳朵上！你们说的话我也差不多全听见了！”

“嘘——小声点儿！”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伸手捂住他的嘴，见病精灵没跟进来才放心，“既然你都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眼睛一瞪：“康康是大神的儿子，他的话就是大神的话，我们必须绝对服从！”

“哟，请别这样说。”康康跳到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的肩膀上，诚恳地望着这位性情豪爽的新伙伴，“如果你们愿意帮助我，我会感激不尽的！”

“没的说，康康！”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说，“咱们说干就干！看我的！”说着，他做了个“请稍等”的手势，转身往外走。

“完啦？”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就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问。

“完了。”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说。

“还有一个呢？”

“他闹肚子，三分钟不够用。”

“那老子就枪毙了他！”就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当时就火了，



端起枪便往木箱后边走。可是刚拐过弯，只觉得钢盔让人给摘下来，回头一看，一只大拳头挂着风就到了——“咚！”正打在脸上，鼻子当时就瘪进去，再也吸不了气；心里一难受，倒在地上直喘腿。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赶紧扑过来，抓起掉在地上的刺刀枪就是一通猛戳，嘴里喊：“我叫你用别人的杯子喝水！我叫你用别人的杯子喝水！”

“行啦！行啦！”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上前阻止道，“它已经完蛋了，快把枪给我，咱们必须把脚镣砸断。”

十分钟后，运输船已经装满粮食准备出发，奴隶们疲惫不堪地拿起桨，病精灵在船头船尾也都各就各位。这时那个病精灵军官才发现少了一名弟兄。

“嗯？就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呢？”它问。

“报告长官！”病精灵们回答，“他押着两个奴隶上厕所去了！”

“为什么还不回来？快去找！”

“是！长官！”两个病精灵答应一声，快步朝那堆木箱跑去。很快，整个码头都听到见了它们的尖叫声：“不好啦！我们的弟兄被杀啦！贱民逃跑啦！”

紧接着警报就响了，仓库的大门“轰隆隆”地关上，任何船只都禁止通过，病精灵排成散兵线，开始在码头上全面搜查。而这时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和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带着康康就藏在货场的中心地段，隔着一堆堆麻包紧张地注视着从四面



八方步步逼近的敌人，同时怀着一线希望寻找逃脱的途径。

“看——那儿有一条路！”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指着远处的一架楼梯说，“咱们跑上楼去，也许在那里可以找到藏身的地方。”

于是，不和别人使的一把牙刷和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背靠着背，一个在前边探路，一个注意监视身后的敌人，绕过一座座麻包垛向楼梯的方向转移。正小心翼翼地走着，后边突然鬼影一闪，出现了两个持枪的病精灵，他们急忙缩进一堆麻包后面，刚想回头看看究竟，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就觉得肩膀碰到了什么东西，扭脸一看，竟是一个病精灵！与此同时，那家伙也回过头来，“啊？！”的大叫一声。说时迟，那时快，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飞起一脚将它踢了个人仰马翻，然后像头猎豹似地窜出去，直奔那架楼梯。

码头上立刻就乱了：“他们在那儿！”“开枪！”“快！不能让他们跑了！”病精灵们狂呼乱叫着，霎时间枪声大作，子弹横飞。

“跟我来！”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边跑边叫，手里挥舞着两截铁镣，异常勇猛地扑向拦住去路的病精灵，近的用脚踹，远一点的用铁镣砸，一连冲过五六道封锁线，终于跑到楼梯下边。“快上！”他呼呼喘着粗气说，拉起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就往上跑，刚跑了一半，身子忽然一软，跪倒了。

“你怎么了？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先生？”

“哟……你们快走吧！”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抬起头看着他



们，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一股殷红的鲜血从他捂着胸口的手指缝里流出来，“我中弹了……”

“不！”康康喊，“你一定要坚持！我们不会扔下你的！”

“是啊！”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也说，上前去搀扶自己的同伴，“我们决不丢下你！来，我背你走……”

“混蛋！”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猛地推开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这是什么地方？！快走！快把康康带走！”

这时，病精灵已经追赶上来了，子弹“噼噼啪啪”打在楼梯和墙壁上火星四溅。“你们快走！”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大喊着站起来，用身体挡住那一片弹雨，并且拼尽全力将手中的铁镣砸向冲在最前面的一个病精灵。

“啊！”病精灵惨叫一声，仰面摔倒。

“开枪！打死他！”病精灵军官下令说。于是，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开了火：“哒哒哒哒哒……”

“健康万岁！自由万岁！”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在一片罪恶的子弹中喊出自己心中最强烈的愿望，然后声音沙哑地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哈……”

他倒下了。

然而追杀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病精灵们呐喊着，像一群饿狼似地踏着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的尸体冲上楼梯。这时，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已经上到楼梯的顶层，沿着窄窄的平台往前猛跑，忽见前边有一座小门，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了进去。



门里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黑咕隆咚的，很远的地方有一扇玻璃窗，一丝光亮从那里照射进来，还隐隐听见“哗哗”的流水声。

“这是什么地方？”康康问。

“别问了，康康，咱们跑到哪儿算哪儿吧！”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只管朝有光亮的地方跑。而在他们后边，病精灵们已经冲上平台，只要追到走廊门口，枪声一响，就全完了；因为走廊本身是一条无处隐蔽的直筒子，除非趴在地上，否则根本无法躲避子弹，而一旦趴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可问题是，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用自己的生命为康康和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争取了五秒钟时间，就在这短暂的五秒钟内，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多跑出将近四十步的距离，因而在病精灵追到走廊门口时能够跑到那扇玻璃窗前。回头望去，病精灵的黑影已经成群出现在走廊尽头。

“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它们喊道。

“哟！康康！”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说，“我宁肯死掉，也不愿意再当奴隶！”说罢便作出一个大无畏的选择——低头冲向玻璃窗。

“砰！砰砰砰……”病精灵的枪响了。

“哗啦！”玻璃窗同时也被撞碎了，宁死不屈的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带着康康和迸溅的碎玻璃片一起飞到半空中。



## 62. 氨基酸分解车间

他们随着破碎的玻璃片一起下落着，低头看，下面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圆形水池，水池的四壁有密密层层的管口往外喷着淡黄色的水，一道道激流汇聚到池中，顺着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向下倾泻，形成一个十分可怕的巨大漩涡。

“健康万岁万万岁！”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在空中手刨脚蹬地大叫起来。

“别慌！别慌！”康康紧紧揪住不乱别人的杯子喝水的头发，“越到危险的时候就越要冷静，这是克斯说的……”

话音未落，他们便“扑通”一声落进水里，冒了几冒，消失在涡流中。

“他跳下去了！”病精灵们乱嚷着追到窗前，伸头一看，哪里还见得人影？

“哈哈！这个可怜虫完蛋了！”病精灵军官赶来看了看情况说，“这是氨基酸分解池，他很快就会被做成氨基酸面包的！”

“哈哈哈哈……”病精灵们全都得意地笑了。

病精灵离开后不久，走廊里的一间房门“吱”地响了



一声，慢慢地打开一条缝，从里面探出一个戴着工作帽的脑袋，向外面张望着：“不好，一日三餐博士，有人跳进氨基酸分解池了！”

“什么？”一日三餐博士推开房门走出来，那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眼角眉稍透着文雅的学者气，他快步走到破碎的窗户前，往下看了看，说：“快！按时吃饭，拿一根绳子来！”

“怎么？博士，”按时吃饭问，“你以为掉下去的人能活着上来吗？”

“快去拿绳子！”一日三餐博士语气坚决地说，“人命关天，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应该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好的。”按时吃饭急忙跑进屋去拿来一根长绳子，对准下面的漩涡瞄了瞄，“嗖”的一声抛了下去。

再说两个遇难者，幸亏他们中的一个康康，换了谁都不行，吓也得被吓死。就在他们顺流而下的一瞬间，在飞溅的水花和震耳的浪涛声里，康康居然发现了两根十字交叉横在井口上的铁条，（那大约也许是当年施工时专门为防止过大的物体进入机器内部而设计的。）他急忙大喊：“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先生！快抓住那根铁条！”

可怜的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他几乎完全失去了生的希望，就如同飞机失事时悬在半空中的不幸的乘客们那样。康康的呼声一下子唤起他求生的本能，他立刻挥舞着双手乱抓起来，胳膊一下子搭在铁条上，虽然撞得生疼，



却终于抓住了。“救命！救命啊！”他喊，但四周的滚滚激流立刻淹没了他的声音。

“别喊了，不会有人听见的。”康康说，“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

“哟，康康，我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吐出嘴里的水说，“我看这里根本没有出路，而且我也不会坚持多久的。”

“可是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你必须得坚持！”康康说，“要不然咱们就太对不起不和别人使一把牙刷了……看！那是什么？”

一根绳子从天而降，“噗嗒”一下落在水里。

“是一根绳子！”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喊。

“快抓住它！”康康说。

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伸手一抓，没抓住。“我够不着它……”他说，挣扎着挪动双手往那边靠，却眼看着绳子在水中晃了几晃，又被抽上去。

“我们在这儿！”康康和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齐声喊。

其实上面的人根本听不见喊声。一日三餐博士眼看着光秃秃的绳子露出水面，失望地叹了口气：“唉，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我说过，从这里掉下去的人是不可能活着上来的。”按时吃饭往上拉着绳子，“咱们赶紧回去吧，千万别让病精灵看见。”



“等等，我再试一次。”一日三餐博士仍有些不甘心，他从按时吃饭手里接过绳子，用力抛了出去，“如果这次再没有人，就说明你是对的。”

井口里，康康和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瞪大眼睛眼巴巴地朝上边张望，忽见绳子又一次飞落下来，心里不免一阵狂跳。

“下来啦！下来啦！”康康喊，“快抓住它！”

“可我实在够不着……”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哼哼着，他已经筋疲力尽，只能支撑着不被水冲下去而已，“康康，我真的没劲儿了……”

“看我的！”康康大吼一声，纵身一个鱼跃，像只蚂蚱似地蹦到绳子上，双手紧紧抱住，两只脚在激流的水面不停地蹬着、跳着，就如同一个超级滑水运动员一般，竟把对他来说像柱子那么粗的绳子荡悠起来，弹了几下，正好弹到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面前：“抓住！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谢谢你！康康！”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一把抓住绳子，“扑通”一声沉没进水里，死也不再松手。

却说一日三餐，正要试着把绳子往上拉，突然被什么重物坠了一下，几乎将他从窗口拽下去。“啊！”他大叫一声，用力绷住身体才总算站稳脚跟，“有情况！”他喊，“快来帮我一把！”

不乱用别人的杯子喝水终于被拉上来。“谢谢……谢谢你们！”他连声说着，瘫在地上一个劲地喘气。康康蹦到按时吃饭